

代序 纽约、巴黎、波特兰、温哥华

“民博”^①的诞生

1974年6月7日这一天,《关于修改部分国立学校设置法的法律》〔昭和49年(1974年),第81条〕这一使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能够成立的法律最终得以通过,真正是值得纪念的“民博诞生”之日。根据日本文部大臣的指令,自前一年的4月12日起设立在文部省一隅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创立筹备室”,

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略称。现任馆长为石毛直道,请参照本书第154页注^②。

在日本共有6个国立博物馆,它们是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奈良国立博物馆、国立科学博物馆、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和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其中只有后两者既是博物馆,同时又是一大学教育机关(每年这里都招收博士班学生)。民博的研究人员都是些民族学、人类学的专家。民博共设有4个研究部和1个研究中心,它们是民族社会、民族文化、博物馆民族学、先端民族学研究部和附属的民族学研究中心。另外,在1994年6月还新设一称为“地域研究总括交流中心”的特别研究机关。“民博”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对世界各地的民族和文化进行调查和研究;二是广泛收集和保存作为民族、文化基础研究的各种文献、图书、生活用具以及胶卷、磁带等影像资料;三是为将研究成果积极地还原和贡献于社会,作为博物馆,不再囿于传统的仅作为物品收集和展示的场所的旧有做法,而是使参观者、展示品、研究者三者融为一体,共同参与和实践博物馆的“展示”。

至此也已度过了 1 年零 2 个月。自筹备到成立，一直为“民博”创设之事四处奔波的我，从此作为“民博”的首任馆长而赴任了。

“民博”共有包括我在内的第一代馆员约 30 余名。尽管“民博”诞生了，但是“民博”的建筑物还没有建设起来。当时，博物馆的建筑设计虽已完成，但翌年 3 月才开始施工。所以，我们只好暂且借用万博公园内的日本万国博览会纪念协会的办公楼的一角，开始了各项研究工作。

应邀访美

正在这时，我从日本国际文化会馆^①的松本重治理事长那里，接到了一份来自美国的邀请。作为由日本国际文化会馆同美国纽约的日本科学协会共同主办的“日美学术交流计划”的一部分，我被指名特邀赴美做访问讲演。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这一“日美学术交流计划”我在以前就听说过。自 1952 年以来，为促进两国相互间的友好往来和交流，每年双方都互派一名知识界人士进行交换访问。而 1974 年度我被选为了日方的代表。

日本科学协会的副理事长罗克亥马（Roy Lockheimer）为此专程来日本大阪与我会面，并提出我赴美的任务只有一项，就是只在纽约的日本科学协会做一次讲演，剩下的时间和计划安排均由我自己来决定，讲演之后可以自由周游美国各地，而且时间不限。

尽管时值博物馆开馆前后的繁忙之际，可我还是决意借

^① 日本财团组织，其本部设在东京。

此机会访问美国。当时作为民族学研究所的“民博”其构想也已基本完成。我赴美完成讲演之后，借在美国国内自由旅行之际可参观一些博物馆和大学设施且可观摩美国各地的民族学研究所并能同有关人士进行交流和切磋。所以说这次访美可扩大自己的视野，无疑会对自己有很大的启发。而且作为一位日本知识分子的我也非常愿意借此机会同美国的知识分子们展开积极而友好的对话。当决定启程赴美时，我还附加了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因为我的英语说得不太好，希望逗留美国期间有翻译伴随第二我希望我夫人也能与我同行。以上两点，日本科学协会的人士均爽快地接受了。这样，于当年的秋天我便顺利启程赴美了。预定计划是于9月20日抵达纽约，24日在日本科学协会做讲演，随后准备访问美国各地的博物馆和研究所，于10月26日归国。至于我想要访问的博物馆等设施及需要会面的人物，均由日本科学协会为我做了细致的安排。

讲演、旅行和学术交流

1974年9月20日，按预定时间我们顺利抵达了肯尼迪机场。在机场，受到了日本科学协会罗克亥马先生和川岛琉璃女士的迎接。我们被安排在阿斯托里亚饭店里。据说这家饭店是纽约市最高级的。饭店真可与日本的安土·桃山时代

日本16世纪后半叶的安土·桃山时代即丰臣秀吉掌握政权的20余年间也是日本历史从中世至近世的过渡时期。丰臣秀吉晚年曾修建了伏见城，这一建筑群因其内部的壁画和雕刻艺术十分华丽、绚烂多彩，故得名桃山。

的绚烂、豪华相媲美。

关于在日本科学协会的讲演内容，尽管事前我已大致作了构思，但直到离开日本的前夜，因忙于各种事宜，我几乎没有时间来准备自己的讲演稿。而抵达纽约以后的三天里，每晚都被邀请去参加各种名目的宴会，所以我只好利用白天的时间来准备我的讲演稿了。

24 日下午 4 点钟，我登上在纽约的日本科学协会会堂的讲台。讲演内容收录在本书第 1 章《日本文明的坐标》里。翻译是由与美国人结婚的日本人凯易泽（Anasu Kaiser）夫人来担当的。讲演会场呈超员状态。其中，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波辛格（Herbert Passin）、肯内（Donald Keene）、卡其斯（Gerald L. Curtis）诸教授。在这次讲演中，我主要就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日本处于怎样一个位置的问题进行了讲演。

讲演结束及在接受电视台采访之后，我便自由了。当时，多亏操一口流利日语的罗克亥马的热情协助，我们按日程表开始了在美国大陆的旅行。后来，罗克亥马曾任东京国连大学的校长代理，后任东京日本大学的教授。

罗克亥马夫妇担任我们美国之行的前半程的翻译，后半程则由会讲标准日语的兰伯特（George Lambert）做我们的向导。多亏两位翻译的引导，我们得以访问了美国境内许多地方，参观了不少博物馆、研究所，并且还同许多有关人士进行了友好而广泛的交谈。26 日之前，参观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27 日之后，先是途经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汉库村，后到波士顿、新哈芬、华盛顿 DC、弗吉尼亚州的维明巴古、新奥尔良、芝加哥、阿布葵基、新墨西哥州的圣达阿那、洛杉矶、

旧金山 最后抵达了西雅图 并由此乘机返回日本。

在美国周游期间 所到的每一座城市和每一条街道 都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特别是对汉库和反映维明巴古历史的建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先后一共拜访了 15 个不同类型的研究所和博物馆，会面并进行愉快交谈的人物有米德 Margaret Mead)^①、福利德 (Starley Fried)、箔特立克(Hugh T. Patrick)、培罗多(Paul Perrot)、塔克斯 Rusol Tax)、舒尔曼(France H. Schurmann)诸教授 以及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日本人入江昭教授等。他们都是活跃在第一线上的人物。我通过与他们交谈均感觉获益匪浅。另外，我还会见了 HPAF^② 总部的拉格斯 (Robert O. Lagos)、高惠星、别府春海^③ 诸教授，同时也见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我妻洋 (现已故去) 教授。这些人后来都曾先后来到我们博物馆 并给予了我们很多有益的指教。

Margaret Mead(1901~1984), 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者她以南太平洋诸岛屿为调查、研究对象, 以敏锐的眼光, 从心理人类学的角度对南岛人的成长、性别、气质与文化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主要著作有《未开化社会的性和气质》、《巴里人的性格》、《男性和女性》等

HRAF(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 美国国际性的研究机构之一, 收集由世界各地汇集来的各民族的社会与文化方面的资料和标本及图书文献等。HRAF的分类系统是按照地域、民族和主题文化项三大项目进行区分的。其中地域、民族类又是以 OWC(Outline of World Cultures 系统为基础编制目录, 而主题分类则是以 OCM(Outline of Cultural Materials 系统为基础编制目录的。所有资料均是由专门的定型卡片(20.8cm×12.8cm)分类、整理而成 现在主要以 Web形式向外提供各种信息

Befu Harumi, 1930 年生, 早年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 哲学博士; 现为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 是世界著名的日本文化研究者。主要著作有“*Cultural Nationalism in East Asia: Representation and Identity*”、《作为意识形态的 日本文化论 修订版》等。

不甚了解美国的知识分子

说实话 像我这样并非属于美国通或亲美派的人 就是在日本的知识分子中大概也算是少数派的。不过，访美对我来说并非第一次。1968年，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开幕之前 我同小松左京(作家)加藤秀俊(日本放送大学教授)曾一起奔赴现场视察了博览会会场 并于归国途中顺便访问了纽约、洛杉矶等几座美国城市。因此 对于美国我还是有些感性认识的，但毕竟和美国的知识分子缺乏频繁的交流，心目中对于美国的感觉还是比较疏远的。虽然年轻时我因在蒙古地区作调查 曾在中国大陆住过一段时间 后在东南亚、印度地区也作过旅行和考察 但脑海里经常考虑的问题依然是欧洲与日本的关系等等。与其说我的注意力面向日本国内，莫如说是朝向欧洲世界或许更妥当些到了欧洲，见到那里的人和物 又通过个人的体验和感受 脑海里便勾勒出一幅世界文明的图画。确实，像我的友人加藤秀俊、米山俊直、祖父江孝男等人 他们都属美国通一派 我常常可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美国社会的各种情况。而我自己，虽说对于美国也抱有好奇心，但却并非那么强烈。

因此，我并没有期待过自己能做些促进美国和日本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或在两国之间发挥所谓桥梁作用等等 日间文化交流的工作并非除我不行，还是让我的友人们来承担吧！作为我本人，我想只要集中精力做好日本和欧洲国家间的比较研究就足矣。因此，当接到日本科学协会推举我作为日本知识界的代表赴美作讲演的通知时 说实话 我心中曾

掠过一丝惊讶的感觉。

共 感

不过真正到了美国 当我积极并坦率地同美国知识分子进行交谈时，颇感此次访美意义深远。在以《日本文明的坐标》为题的讲演中，我比较大胆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和想法，道出了那些美国通、亲美派们往往都难以启齿的事情。因此，对于美国听众来说，我的讲演很新鲜并富有刺激性。尽管美国人中间也有对我的讲演内容提出种种疑问的，但总的来说，他们对于我的讲演还是给予了相当的评价。

通过与美国知识分子的亲切交谈和参观美国的一些研究设施，我获得了不少美国知识界人士的理解和友好情谊。尽管我承认自己属于非美国通，但由于我的真挚的发自肺腑之言带给听众们一个新鲜的感觉，所以我获得了相当广泛的理解和支持。与此同时，我也对于美国的文化和美国人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若借此机会能为发展日本和美国间的友好关系做出什么贡献的话 我将感到莫大的欣慰。归国以后 我将此次在美国的日本科学协会所作的《日本文明的坐标》的讲演内容 以同一题目发表在《国际文化会馆会报》第 32 期里了。

同基辛格教授的会谈

我和美国的最后一次接触是在 1977 年 11 月。时值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开馆后不久的一天，我接到了驻纽约的日本大使东乡文彦打来的电话 说原美国国务卿、现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基辛格先生行将访问日本，届时希望我能和他会面。我当

即应允下来。这一天，基辛格和前来作陪的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所长德山二郎（现任顾问）一起来到了我们博物馆。基辛格教授来馆的目的名为参观，实际上是想借此机会同我个人就日本历史及文明问题交换意见。席间，我强调了若要理解当今的日本社会，必须先要了解中世时期的日本社会的真相这一观点。基辛格先生作为美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似乎对日本的封建社会抱有某种偏见。总之，他对于重新评价日本的封建社会的主张显出极为关心的态度。我们谈得很投机也很愉快。后来，基辛格曾陪同福特总统夫妇再度访问过我们博物馆，他们一行饶有兴味地参观了博物馆内部的展示和陈列。另外，美国前总统卡特夫妇也来访并参观了我们的博物馆。所以说包括我自己在内日本的民族学博物馆和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确实在日趋增强。

在法国的讲演

第 2 章的《日本文明的位置》收录的是我于 1983 年 6 月在巴黎外交学术大会上的讲演内容。而第 3 章的《近代日本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是本书中内容最多的一篇是 1984 年 5 月我在巴黎的法兰西学院^①连续 5 次讲课的内容记录。关于题为《日本文明的位置》和《近代日本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两次讲演的情况在本书第 5 章《在法兰西学院讲学》里将作详细介绍。请各位读者对照参考。再有题为《近代日本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的

^① Collège de France 是法国学术界门第最高的学府，也是研究日本的权威机构。

论文内容 将刊登于法兰西学院杂志上并于近期公开发行。

如前所述 从较早时期起 我的注意力便转向了日本以西的中国和欧洲地区。1960 年我曾到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做过实地考察和研究。1983 年应邀在法国外交学术大会上做了公开讲演之后，我同法国的关系便急速地接近了。1984 年应邀在法兰西学院连续几次讲课之后，1985 年 5 月我再度受到邀请访问法国巴黎并做了纪念讲演。

应当算做续篇

讲演的契机是来自巴黎的一个长途电话，是由当时日本驻巴黎大使本野盛幸打来的。他说最近将于巴黎设立一名为日本文化宣传中心的机构 届时 想请我在开幕式上做一有关日本文化的纪念讲演。两年前的法国外交学术大会，去年的法兰西学院讲学 这次又被邀请去巴黎做第三次讲演 使我感慨万分。迄今为止，我有幸借助在巴黎的一系列讲演和讲学的机会 结识了诸多的知识界人士和好友 并积极地同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交流活动。其实，我本身也是非常愿意多与他们进行交谈的。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学获得成功之后，留菲^①曾对我说：“讲学的成绩是优 期待有续篇。”那么 此次再访巴黎作简短讲演 能否成为续篇暂且不谈 披露一下自己最新的想法和观点，我想也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这样，我便正式接受了本野大使的邀请，于 5 月 12 日晨

^① Jacques Ruffié(1896~1978)，时任法兰西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De La Biologie A La Culture strauss*’

抵达巴黎市郊外的戴高乐机场。在文化宣传中心的讲演定于 5 月 14 日。新开设的文化宣传中心位于凯旋门星广场一角，建筑整体看上去非常宏伟 面向中庭还设置了茶室 建筑内部设有图书馆和礼堂等。不过，我觉得迄今为止在硕大个巴黎，竟没有一个正式的对外宣传日本文化的中心设施，想来真有点不可思议。这个文化宣传中心的负责人是内藤昌平。此次讲演的内容已收录在了本书第 4 章《日本文明的历史连续性——传统社会和高科技社会》一文里。

这次讲演，由法国某广播公司的记者杰尔·库罗德 (Courdy Jean-Claude) 担任主持人 翻译依然由两年前我在巴黎外交学术大会讲演时做过我翻译的布鲁焦 (Michel Bourgeot) 来担当。他作为日法语言翻译，在法国也是颇有知名度的。当我赞赏他的完美无瑕的日语时 他总是谦虚地答道 说到底我的日语还是外国人的日语嘛。其实，他不过才 30 岁出头，是一位很年轻的日语专家。

巴黎的知识分子们

在此，前来听我讲演的都是些由日本大使馆指名选定的人物 比如像那些财界、政界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们。坐在最前排的 有《在法兰西学院讲学》里提到过的列维·斯特劳斯

① Claude Lévi-Strauss, 1908 年生，法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结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人类文化的普遍性只具有结构意义而不、具表面意义，主张应通过以人脑生物化学为基础的普遍的精神过程来理解文化和社会模式结构主义的理论对于当代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神话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主要著作有《原始思维》、《神话集》等

教授，在法兰西学院担任日本文学教学的法兰克 教授，还有同学院的希费尔 教授等，看来这些与我有过亲密交往的人物都于前排坐镇来为我助威了。

此次逗留巴黎 也只有一周的时间。两年前于法兰西学院讲演时结识的该院院长留菲教授恰逢出差去日本，所以没能见到。但再次见到了那时结识的朋友尤里（Pierre Uri）并被邀请去他家做了客，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尤里现任法国社会党财政委员长之要职，也是著名的经济学者，又是欧洲共同体组织的发起人和创始人，小巧的身躯 抑扬顿挫的口吻 加之深邃的知性，真正代表了法国知识界绅士的风貌。与他的交谈非常投机而有趣，尤里甚至提出我们之间是否搞一个连续对谈的计划。另外 还由希费尔教授为向导 访问了位于巴黎近郊的布阿鲁·德瓦兹（Val-d'Oise）县内的新型开发城市塞路吉·朋多兹（S. Pontoise）。以县长兼塞路吉·朋多兹市市长佐路威（Pierre Salvi）为首的要人们 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行。

在巴黎的日本文化宣传中心所作的讲演 题目为《日本文明的历史连续性——传统 社会和高科技社会》 同样 日后以同一题目发表并刊登在了季刊《民族学》^①第 33 期上。

① Bernard Frank（1927~1996），是世界著名的佛学家 主要著作有“*East of Mound kenya meru agriculture in transition*”《日本的佛教装饰》等。

② René Siffert, 1923 年生 曾任法兰西学院教授，又是东京日法协会会长和巴黎国立东洋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主要论文有“*La littérature japonaise*”、“*le dte du Genji*”等，并有多部日本古典文学法文译著。

《季刊民族学》是“朋友之会”会员的杂志，该杂志主要收集和报道世界各地的社会、文化方面的信息，并刊载有大量的图片，是面向大众的通俗易懂的民族学介绍读物 每年只要交纳一定会费，无论（转下页）。

参加日本周活动

关于此次讲演的情况留待后述。这里，先简单谈一下事情的前后经过。

这又是以来自加拿大的一个国际长途电话为开端的。电话是由驻温哥华的日本领事馆总领事片仓邦雄打来的。我和片仓总领事，是从他就任国际交流基金总务部长的时候起就有亲密交往的，其夫人又是我们民族学博物馆的教授。据片仓讲，驻加拿大和美国的日本总领事馆每年都要轮流主办一次日本文化周活动，在此期间举办一些宣传日本文化的活动，比如邀请一些文化界人士作讲演 放映日本电影 举办各种介绍日本文化的节日等这一次的日本文化周活动，其中的一项，便是邀请我去给住在温哥华的日本人作关于日本文明的讲演，具体手续将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组织协助办理。

对于片仓总领事的邀请，我是一定要接受的。据说在日本文化周活动里 我除了在温哥华总领事馆讲演外 还要在美国境内的其它两个日本驻外领事馆作相同内容的讲演。可对于身任馆长的我来说，实在没有时间一下子巡回这 3 个地区。经过商量 决定除温哥华的讲演外 我只参加美国俄罗冈州波特兰市的日本文化周讲演。于是，我随即先将自己发表在季刊《民族学》第 33 期上的《日本文明的历史连续性——传统社会和高科技社会》的复印件寄给了片仓。对方答复我说 对所

(接上页) 谁都可以加入“朋友之会”会员每年可以收到 3 种杂志 季刊《民族学》、月刊《民博》和双月刊《朋友之会新闻》

寄论文表示满意 并说已交付有关人士进行英译。其实 我在寄出这篇论文之后 还着手准备了其它的新论文 但此时不得已放弃了新写的论文。而收录在此的，便是在加拿大日本文化宣传中心所作的讲演。

在波特兰的讲演

此次讲演计划是由温哥华的总领事片仓邦雄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组织一同安排的。实际的日程是，9月24日我从日本大阪乘机直抵波特兰市，26日先在波特兰州立大学讲演，27日赴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于午餐会上作讲演，28日飞往温哥华，10月6日返回日本。逗留波特兰期间，受到了田中祥策的欢迎。田中长期以来在日本外交部工作，曾担任国际交流基金会的总务部长。他是位非常诚实的人，在波特兰我们见面并重温了昔日旧情。

在日本 波特兰这座城市似乎鲜为人知。其实 这里和日本的关系还是蛮密切的呢。远远望去，可遥见列尼尔山（Rainier-Mount）、阿达姆斯山（Adams-Mount）和福德山脉（Hood-Mount）。它确实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面对北美第二大河——哥伦比亚河，可以见到载有日本汽车等进口货物的大船徐徐驶进波特兰港口的景象。波特兰城是日本对美贸易输出的大门，而北美的木材又是由波特兰港口运往日本的。基于这一背景关系，眼下，波特兰市民对于日本的关心颇为热切，同时也对来自日本的我的讲演寄予了特别的关注。

于波特兰的最初讲演，是在波特兰州立大学的林肯大厅举行的。这是座可容纳 475 名听众的大厅。社会学家、学生

等许多人赶来参加。翻译由克拉克学院社会学系的鹿野教授担任。接下来便是在具有悠久历史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做讲演。在安静祥和的气氛之中，我以《日本社会同中国社会》为题作了讲演。大会由该大学的焦色夫·哈 (Joseph M. Ha) 教授主持。因为这次讲演的论文比较短，所以不收录于此了。

抵达温哥华

28 日以后的行程安排加拿大的温哥华。在那里，我首先受到了片仓总领事的热情欢迎。总领事的夫人片仓素子也逗留于此。她是我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教授，此时作为温哥华的哥伦比亚大学^① 人类学系的客座教授，在当地做阿拉伯人的社会学调查并有自己的研究室我在温哥华逗留期间，就住在片仓总领事的官邸，受到片仓夫妻的精心照顾。

抵达温哥华的第二天即 29 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亚洲研究中心，召开了我为编者的题为《关于日本文明的 77 个关键》^② 一书的签字纪念会。亚洲研究中心的建筑物是很宏伟、高大的。据说它就是 1970 年日本大阪万国博览会时的“日本三洋馆”，是被原封不动地迁移到这里的。移转这座建筑，该大学宗教系的饭田昭太郎副教授当是花费了不少心血的。30 日我又访问了西蒙·弗来泽大学，参加了该大学文学部长布朗 (R. C. Brown) 教授主办的欢迎午宴，并同该大学校长色乌鲁 (William G. Saywell) 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夜晚，专程

① British Columbia University, 简称 UBC

② 该书有日文版、英文版及世界语版。

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赶来的菊地清明大使（现驻联合国大使）哥伦比亚州政府代表和温哥华市长代理等齐聚于片仓总领事官邸参加了热烈的欢迎晚宴。

讲演和讨论会

在温哥华进行第 1 次讲演是在 10 月 2 日。罗伯逊广场剧院的大礼堂里坐满了听众。担任翻译的是 UBC 的大城（George Oshiro）教授。

第二天在亚洲研究中心以《地方文化和国际文化》为题进行了讨论。主持人除我以外，还有 UBC 的饭田昭太郎副教授、泽路布罗得（Leon Zarblood）教授、宋善青副教授、桑·杰克（Bernard Saint-Jacques）教授、陈（Boncik Chen）副教授和片仓素子客座教授。UBC 的汉斯教授任总主持人。讨论会前后持续达 4 个小时，讨论积极而热烈。

之后，我参观了温哥华的民族学博物馆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州立博物馆，并且还参观了位于加拿大哥伦比亚州府最南端的威多利（Victoria）市区，这里也曾是日本的先驱思想家新渡户稻造^①的辞世之地。这次对加拿大的访问得以圆满完成，我谨向片仓总领事夫妇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于日本的理解

我就这样自纽约经法国又赶到美国和加拿大连续几

^①（1862~1933）日本早期的教育家。曾留学美国、英国，后为京都大学教授。英文著作有“*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武士道》）日文著作有《农业资本论》、《新渡户稻造全集》16 卷等。

次进行了国际性的讲演活动。前来听我讲演的人都是知识界人士，他们都富有高度的教养和智慧。通过来自各地听众们的反应，我深深感到我的讲演内容绝非停留在一般的所谓对于日本文化的认识和解释的水平上，而是通过讲演进一步揭示和论证了日本文明所具有的独特性、普遍性。同时我也确信自己的观点使听众和我之间产生了一种共鸣。那就是，日本文明不仅仅富有着异国情调，而且也确实真正地达到了高度的发展。

从比较文明学谈一点“自我主张”

最后，就收入此书的全部论文作一概括。本书中的 4 篇论文均是我应邀赴美、法等国所作讲演的讲稿。虽然经过了许多年，我的一些观点已有所改变，但我还是愿意按照原样，不作任何修改而收录于此敬请各位读者给予谅解。

总之，这是我多年以来郁积心头的诸多想法的集大成。我想强调的是在世界文明历史之中日本的文明史应是占有一席之地。纵观迄今为止的关于日本文化的讨论，多数都是，要么站在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文明立场上看待日本文明，要么站在固执于自我批判的立场上反复强调日本文明存在种种问题，再有就是试图对日本文明做一个极为特殊的解释等等。其实对于日本文明连我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和看法。我想说，这些片面的解释都可归咎于缺乏对日本文明所具有的自立性和普遍性的认识我对此感到颇为不安。作为日本一知识界人士，当我在美国、法国、加拿大讲演时，曾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文明论观点。对于欧美人来说这些或许有些

种新鲜的感觉，但至少可以说欧美的知识分子们对于我的此种主张和看法，均欣然接受了。

最后，对使我有机会能在世界各地畅谈自己多年来的主张和观点的各位有关人士，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